

最後

天



華漢

湖園書局

3 2576/00000317/1

文 藝 創 作 叢 書

⑤

最 後 一 天

華 漢 著

上 海 湖 風 書 局 出 版

地 址 七 浦 路 七 三 四 號

1 9 3 2

本書作者

在本局出版之其他著作：

- | | |
|------------------------|--------|
| 1 地泉 (華漢三曲部) | 每册一元六角 |
| 2 深入 | 每册五角 |
| 3 轉變 | 每册六角 |
| 4 復興 | 每册五角 |

後 最 一 天

目 次

| | |
|---------------|-----|
| 奴隸 | 1 |
| 活力 | 39 |
| 歸來 | 53 |
| 馬桶間 | 81 |
| 兵變 | 101 |
| 長白山千年白狐 | 145 |
| 最後一天 | 167 |

他一手緊緊的抓着棚柱，深長的嘔吐了一口長氣，用力的把兩條腿彈成了一個弓形，頭兒向左側一偏，一隻手緊緊的去掏着橫勒在胸前的背帶，嘿的一聲怪叫。把背上的兩帶礦砂——至少有九十斤重的兩帶礦砂——擲到地下來。這時他好像掙斷了捆縛着他的釵鍊一般。心裏感到異常的輕快。

礦砂從他的背上放下來了，他的氣反而急喘起來，喘了一陣他才將頭上頂着的保險燈取下，用手將斜插在頭上的牛肋骨做成的汗片拿來揩乾了滿身的熱汗，斜坐在棚內的長板檯上，撫摸着胸前被背帶勒起的紫痕，望着躺在地下的礦砂發起怔來。

他心裏漠漠然的彷彿還在洞中：四圍是一片陰暗，潮濕森冷的悶氣，一股又一股的橫襲到他半身裸露的肌膚上來，遠遠的半明半暗的鬼火一般的煤油燈，在他的眼前時隱時現，同伴們的嗆咳聲，在深長狹小的黑洞中波蕩起來，宛如酒罈裏的炮聲，是悶而又大。曲曲折折的洞道走完，突然展開了一塊寬大

的地方，四盞蠻大的煤油燈搖擺着熊熊的光焰，黑洞裏的光亮雖然突的增強了，但是洞中的角落處，仍是異常的昏濛和幽暗，赤着腳，裸着胸，披頭散髮的只穿一條麻布短褲遮着下身的伙伴們，一個個的臉上都像塗上了一層灰煙，筋肉隆起的渾身上下也都像抹了一層發光的青油，忙亂的往來的人影。在昏黃的光絲之下看去，那裏是世間的人影，簡直是地獄裏的鬼影啊！遠遠的掘礦時的激碎聲，勞動時的抗育聲，和着傾倒礦砂時的噤喇聲，混合成一片極不調和的雜響，似呻吟又似憤叫，似崩吼又似哀鳴，一片淒厲陰慘的音波，不住的在洞中激蕩，初次聽到，真要令人渾身打抖啊！礦砂裝好了，一個個鬼影似的伙伴們，人人的頭上又頂着煤油燈，插着一塊汗巾，一步一摸的又朝幽暗的洞道中走出來，半明半暗的鬼火似的燈影，又或前或後或隱或現的在伙伴們的眼前閃動，照在每個人胸前的微明的光絲，在五步之外便失掉了牠的光力。潮濕森冷的陰風越向外走越吹得大

起來，然而在拚命的掙扎中用盡渾身上下每個細胞中所藏蓄的熱力去抵抗背上九十斤以上的東西的伙伴們，背脊上被汗水匯成了溪流，顏面上也一點一滴的滾落着汗珠，那還能覺出陰風的寒冷呢！

啊啊，這都是人幹的嗎？……

突然，嘿的一聲怪叫，雜着轟然的砂帶落地聲刺進水生的耳中來，把他漠然的雜念驚斷了！他抬起頭來一看，一個粗長的大漢，剛好收了弓形的雙腿，氣喘吁吁在那裏搖頭擺腦的揩汗，他那一頭蓬垢散亂的短髮，那滿口溼淋淋的絡腮短鬚，那黑褐色的隆然裸露的筋肉，那健實有力的長大的腿臂，那炯炯然有粗野氣的目光，真像一個爲饑餓所逼的上古時代的野人！

——啊！我怕誰呢？才是你。

——不是我，是你爹？

這野人似的傢伙好像心裏不耐煩，一面繼續不斷的坐在那裏喘他的大氣，一面却裂開嘴把水生罵

起來。

——你爲什麼要使這樣大的氣呢？孫二！

氣喘平了的水生，心裏的氣並不怎樣大，還是出奇的把他這位可憐的伙伴望着。

——老子不該？

粗大的聲音就像獸在憤吼，他用半隻大眼去望一望水生，上氣不接下氣的捏着那片牛肋骨反轉手去揩他背上的汗。心裏似乎更有些不耐煩。

——你該！？我看你這老傢伙這兩天的肝火好旺！

——老子不該旺？

——噫！你這人開口老子閉口老子，你今天的肝火像真的攻進心去了嗎？

水生依然出奇的望着他，他也依然翻白着半邊眼睛去望水生一眼，兩個人同時都很長的嘆了一口氣，沉默着不再吐一言。

秋風從半山上橫吹過茅棚中來，在常人應該是

感到幾分寒意的時候了，然而被勞動磨煉成鉄一般堅實去了的他們，倒還不甚覺得。他們在洞口的茅棚中默坐了片刻，只不過漸漸的把急喘的呼吸調和好了。

——喂，孫二！你爲什麼近來總是愁眉不展的動輒就愛和人生氣？

孫二臉上深深的刻畫着的縐紋打動了水生的好奇心，拋開了適才因小小的口角而生的怨氣，想從他的口中探聽出一個究竟來。

——你曉得什麼？你還年輕！

緊緊的蹙着眉頭的孫二，雙手搓着他胸前那兩大條暴漲起來的紫痕，彷彿有什麼東西壓在他胸中似的，說話時不住的把頭擺。

——我不曉得？難道我們不是一樣的人嗎？

——你曉得你就說，問我幹什麼呢？

——我只曉得你受罪受苦，我也受苦受罪，我不是你肚皮裏的精怪，誰會知道你心中有什麼心思

呢？

——不知道就算了呀！問來幹什麼？

——你又何必這樣呢？天色已經快黑了，我們今天的十二次總算又背完了，他媽的！從早到晚都拚命的在黑洞裏爬，那個雜種有談話的時間呢！今天總算腰背還沒有給我們背斷，我們吞了整整一天的陰氣，難道就讓他在肚子內面作怪，一句正經話都不說麼，孫二，你儘管說，說出來，我有憂和你解憂，有愁和你解愁。

——夠了！夠了！你配和我解憂解愁。

——你又何必這樣小視我呢？孫二！其實我心裏也有不少的苦楚呢！

——你也有苦楚嗎？水生！

——難道我不和你一樣，我是一個大財主！？

——那末，我就向你說一點吧。

這位上古時代的野人似的孫二，聲音突然顫動起來了，他緊鎖着的眉頭並沒有展開，刻畫在臉上的

愁紋也越發畫的深刻，他炯炯的目光不望着別的地方，只垂着頭死死的將橫陳在他腳下的兩大袋錫鑛望着，氣憤憤的他彷彿幾脚要將那堅硬的東西踏成粉碎去，他停了一會，他的話才繼續說下去：

——水生！你是今年才到這裏來，這裏的苦味你還沒有嘗夠，我到這裏是整整的有六年了，我今年才三十幾歲，但你看我的鬍子那裏才像三十幾歲的人呢！我常常說甯肯今生今世作牛馬，不肯來生來世來此作苦工，你要曉得我們這一千多人，這裏縱橫幾十里的山洞中的八九萬人，那一個是心干情願來的呢？還不是在遠鄉遠地遇着天災人禍，逼的走頭無路了，碰着這裏礦廠！派出去招工的人，出了幾十塊錢才把我們買到這裏來，來到這裏以後，一年四季一天到晚不管你有沒有病痛，下洞的限定你至少要背十二次，不下洞的也限定你至少要磨好多礦砂，做到年終，運氣好的打着旺礦才給你三二十元回家去過幾天年，運氣不好的還不是，還不是什麼都沒有！說到

旺礦不是人人都可打到的，就以我來說吧，我來此六年才僅僅打到兩年，去年是白流了一年的血汗，今年，唉！水生！我的血汗又是白流了！我恐怕不僅得不到一分半釐錢，那位惡鬼似的廠主，說不定還要說今年的鹽米騰貴我們還要倒欠他的呀！水生！你才來這裏不到三四個月，這些規矩你恐怕不一定是完全曉得的吧？

說到這裏，孫二的喉頭被一股冲上來的暗氣塞着似的，氣梗梗的不能續下去了。他長長的噓了一口悶氣，蓬垢的散髮披散到了他的耳際前，他的目光移轉到水生的身上來了。

——我雖曉不得這麼多，但這幾個月來我很曉得我一定是吃不下這種苦！

水生聽了他的話，一絲絲的從背上麻起來，他的頭也得不住的搖擺。

——吃苦的日子還在後面呀！這才三四個月都算得嗎？

——喂！孫二！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有父母，有兄弟，也有老婆。

——在幹什麼？

——在家裏耕人家的田，每年吃不飽餓不死勉勉強強的可以過活，他們也很苦啊！……

談得興奮的孫二，突然被山腰傳過來的一陣小調聲把他的話頭打斷了！

那調子的音波是異常的淒顛，隨着將晚的秋風吹進茅棚裏來：

臘月裏來冷淒淒。

寫封家書寄給妻：

家中沒有銀錢用，

賣點零碎皮！

這粗鄙而又單調的句子一傳進孫二的耳中，就仿佛有一根尖針刺着他的心窩一般，痛得渾身都打起抖來，他抬頭向棚側的山路望去，把他口裏的話吞下肚去不談。

唱小調的人從棚前閃身過去了。

——喂，今年打了旺礦了嗎？你媽的這樣歡喜！

——一口憤氣攻進孫二的心來，孫二氣狠狠的有意和那人挑戰！

——我怕誰呀？孫二哥！算了吧！打什麼旺礦啊！

那人向孫二投了一瞥微笑的目光，孫二心裏更以為他得嘲罵他，磨拳擦掌的彷彿就要撲上前去翻爛那人的歪嘴。

——不打旺礦，你有這麼歡喜？！

——我打了旺礦我倒不唱這首調子了。

那人瞥見孫二的顏色活像耍行兇的樣子，擺開兩條大腿，一溜便朝山脚下跑走了。孫二望着他奔去的身影。心裏彷彿有千隻貓爪得猛抓他似的，跳起腳的罵起那人來：

——這雜種真是他媽一條死豬！這樣窮！這樣苦，還要尋開心，還要唱小調！他媽的真是死豬不如！

——算了算了！他已經跑了又何必罵人家呢？時

間已經不早了，我下山去洗了澡，還要上山來割草燒呢！走吧！走吧！我們真不如牛馬，做了一天的苦工還要割燒晚飯的野草！這真是……啊！走吧！走吧！天快要晚了。

水生很怕孫二和誰動武，談了些話來安慰他，把他勸起走了。他們背的東西還沒有收拾好，他們的伙伴們又一個個如鬼影一般的從洞口裏爬出來，同樣的做着水生們做過的各種各樣的姿式，孫二和水生也懶得和他們攀談了，背着礦砂朝左側方走了過去。

秋天的殘照早都收拾了牠的餘輝沉落在山後去了，四圍的山影漸漸的都披上了黑紗，一縷縷的炊煙從山腰中的茅屋裏浮出，時斷時續的山歌小調的音波，蕩漾在靜穆的傍晚的空中，聲調雖然是那樣的粗俗，那樣的簡單，但牠的情趣却別有一種風味啊！

二

一排三間的大茅屋浴在銀白色月光中，秋夜的

他要哭又哭不出，要罵又似乎罵不出來。傍晚時在洞口聽着那首不快人意的歌聲，他本來決心不要去記牠，可是今晚上牠偏偏竟像魔語一般的總在他的耳中作怪，尤其是那句：“家中沒有銀錢用，賣點零……！”在他的耳中特別作怪，他粗暴的心情竟被這小調中的含意打動了，他細細的去咀嚼那詞句，又細細的把自身的苦況來想一想，假如他是一個柔弱的女人他真要號陶痛哭了，但他畢竟是男子，想到悲酸處，眼睛裏枯澀一陣擠不出什麼東西來，在心中罵了幾聲“他媽的”也就吧了，不過煩惱總是擾着他的，他雖然不哭，但橫豎想睡又一點兒都睡不着。

他記起他六年前他快要來此時的情景了：

那年是有很廣泛的天災同時也有很廣大的人禍的一年，那年的天氣特別乾燥，他們那個地方縱橫幾百里的稻都被烈火一般的太陽晒死了，到了秋收的時候，有河水灌溉的地方本可多少收穫些起來，恰巧軍閥的軍隊又在他們那個地方打了幾次激仗，田埂

變成了他們的戰壕，稻莖不消說更被他們踐踏成麻絲去了，大兵之後繼以瘟疫，赤痢的病菌又在戰後的災區裏流行起來了！孫二的一家人都被鞭撻到可怕的死亡的途中。饑寒，病痛，這兩個吃人的惡魔，隨時隨刻都張開了利爪得向他全家的老少猶笑！

他的父親母親已經是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了，但人雖年老精力却未盡衰，他們佃來耕種的二十畝田和半里遠的幾大塊山地，都還要這兩位老人肩着鋤頭挑着糞担去耘播：他的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小兄弟也得不到片刻的閒，一天到晚看牛割草而外，不上山也就要下田；他的妻子却更苦了，年紀輕輕的拖着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要上山砍柴來燒一家人的飯，又要到園野裏去採腐葉肥草來餵兩條小豬，要奉養公公婆婆的茶水，又要洗刷全家大少的衣服和屎尿布。至於他，不消說是更得力的一個了。一年四季老少一家人誰得到休息過呢！可怕的天災人禍都一齊來了，田裏是沒有一粒收的，山上也沒有一點可採的，家裏